

裁军谈判会议

CD/PV.968
7 September 2004

CHINESE

第九六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吴妙丹先生(缅甸)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68 次全体会议开始。

上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俄罗斯南部别斯兰市学校人质围困的悲惨局势。上个星期四，我们极其悲痛地获悉，扣押人质事件结束时有 330 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和家长。我要在这里强调，我们必须坚决谴责针对平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能庇护任何恐怖分子，也不容他们逃脱惩罚。必须将他们卑怯的恐怖主义罪行绳之以法。

我要以裁军谈判会议和我本人的名义就这个悲惨事件的发生向受难者家属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现在请大家为别斯兰惨案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

* * *

主席：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斯科特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主席先生，感谢你为俄罗斯新近发生进一步恐怖攻击事件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丧生一事表示慰问。我感谢裁谈会全体同事向我们表示慰问。

8 月最后几天和 9 月初是俄罗斯许多公民和全国人民悲痛的日子。炸弹在莫斯科街头爆炸、飞机在俄罗斯天空炸毁，现在别斯兰市学校又发生这一滔天罪行，使全人类感到震惊。

如同普京总统强调指出的，我们遇到的不只是个别的威胁行为或孤立的恐怖主义攻击，而是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直接干涉，是全面的残酷大规模战争，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夺去我们同胞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只是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

恐怖分子吓不倒我们，我们也必须得出必要的结论。俄罗斯当局十分关切加强人民安全的问题。国家的完整一定会得到保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中进行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它是非人道的同盟，我们只能齐心协力与之作斗争。我们大家都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决心和真正的国际团结精神。

我们将向死难者家属和亲友转达大家的慰问。再度感谢各位。

(主席)

主席：感谢俄罗斯联邦斯科特尼科夫大使的发言。

我今天发言者名单上有下列发言者：联合王国戴维·布鲁彻大使、瑞士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智利胡安·马塔比特大使、阿尔及利亚德姆卜里大使、德国萨拜因·托夫曼女士、美利坚合众国雅姬·桑德斯大使和意大利卡洛·特雷扎大使。

布鲁彻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同许多同事一样，我依稀记得裁谈会曾一度是个能够尽职的重要机构，当我 2001 年来此就任时，我以为要使裁谈会恢复功能，只需更加努力即可。时隔三年，我明白情况远非如此。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因为要使裁谈会恢复功能需要做的工作的确相当明显。那么，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认为，如同我以前的加拿大同事曾经说过的，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老是在同样的轨迹上转动车轮。

因此有人主张撤消裁谈会。这些人认为，与军备控制有关的主要工作业已完成，鉴于冷战结束以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裁谈会现在要做的事情不多了。对此我不能苟同。裁谈会是国际局势有效的气压计，现在正处于低点，因为目前的局势极为混沌。我最近听到的两种说法就体现了进展所面临的障碍。有一位代表把本国政府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优先事项都说成是“核裁军”。另一位代表则说，核裁军是过时的问题。优先事项是防扩散和反恐。

我们如何才能调和对于国际安全局势的这两种对立意见呢？当然，这种意见分歧突出表明安全观是很主观的。对一国来说是安全，对另一国来说则可能是威胁。我个人认为，两种理念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看法或许都不够全面。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这个世界上以较低的军备水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较低的军备水平则意味着风险和代价也较低。美国、俄罗斯、联合王国和法国以使用核武器为设想的理论已在衰退，部署的武器数量也在减少。但是，其他地方还远远没有跟上同样的趋势，每出现一个核武器国家，都使我们更加偏离这种趋势。就此而言，显而易见，防止进一步扩散是最优先事项。

因此，无核武器国家继续放弃核武器，并确保其伙伴也这样做，便是它们对核裁军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依赖良好的意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不断竭力构筑防止核武器制造知识和技术转让的壁垒。现有核武器国家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

不试验、不生产裂变材料，如果尚未将其武库减少到最低限度，则应进而做到这一点。

但是，事情并非仅此而已。我完全意识到朝着核裁军的最终目标前进的压力不会消失。对许多国家来说，这项目标仍然是非常真切和紧迫的关注。也是正因为如此，意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更加试图以所谓现有核武器国家不肯裁减军备为由证明它们的意图有理有据。但是，这种态度经不住深究。现有核武器国家已经削减、并将继续削减其武库；然而，扩散仍在继续。一些国家实行核裁军能否使另一些国家收敛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呢？以此作为军事规划的依据看来是不可靠的，而世界的运作方式也与此恰恰相反。

冷战可能是结束了，但区域对抗的危险依然存在。不久以前，本会议有两个成员几近核武器交锋，十分危险；然而，我们甚至都不能谈论这个问题。在另一些地区，紧张局势也可能或者已经有所加剧，核武器问题是影响事态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仍应把核裁军问题上的进展视为迫切优先事项。

核武器国家、至少是参加了《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已接受了一项条约义务，就是要真诚地就导致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谈判。确保履行这项义务是这些国家的责任。我们也希望在《不扩散条约》范围外发展了核武器的国家同我们一道谋求实现同样的裁军目标。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开始看见一些进展。下一个步骤是就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新的裂变材料达成协议。连同我坚信最终必定生效的《全面禁试条约》一道，这项措施将建立起可借以取得更大进展的平台。

我们不可能实现的是核裁军大跃进。基于明显的理由，渐进主义不可避免，这将继续如此。一旦消除了威胁感，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突出地位就会减弱。民主国家的纳税人必定不肯为了维持不再需要的武器而承担昂贵的军费。但是，我们为此需要进行比目前能够保证做得更好的核查工作。幸好核查技术还会进步。

我认为，由此及彼的过程只能是小步前进的过程。如果我在离任时有什么想法要告诉各位的话，那就是这个想法。非要先来个大跃进而不允许小步前进，那便是保证一事无成的诀窍。这几乎可以说是存心阻止任何进展的人已经想好的策略。这无疑是使裁谈会恢复工作的主要障碍。

讲一句个人的话：与各位在日内瓦共事使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所处理的议题也许进展缓慢，使人感到挫折，但却有一种共同努力的真实感觉。我在日内瓦的同

(布鲁彻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事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同一些同事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但我历来赞赏他们的专业态度与合作精神。感谢秘书处和口译们的支持。我确信，日内瓦裁军界应该会经受住考验并取得成功，我相信会的。

主席：感谢联合王国戴维·布鲁彻大使的发言和告别词以及他对主席的赞誉。

戴维·布鲁彻大使总是以权威、优雅和杰出的外交才干表述和维护本国的立场。他努力促使裁谈会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就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问题发起谈判，以有目共睹的现实精神和公平态度争取诚实的妥协，得到裁谈会所有成员的确认。他还以高超的辩论技巧而著称，他的这种技巧丰富了自己简明、扼要和巧妙的发言。祝愿戴维·布鲁彻大使一切顺利。

在请其余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最好还是先通过报告，然后再按照发言者名单继续发言。

我想请各位正式确定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就 CD/WP.535 号文件所载年度报告草案以及 CD/WP.536 号文件所载修订案文达成的临时协议。

关于这些修订案文，我想提议，联系类似各段的措辞方式，对第 38 段进行技术性修订。因此，我提议将第 38 段第一行的案文改为：“在由墨西哥主持的裁谈会第九百五十四次全体会议上，……”。这只是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用词方式改为“全体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所有代表团都同意对第 38 段的这项修订？

就这样决定。

主席：由于我们曾在 8 月 26 日星期四和 9 月 2 日星期四举行的非正式全体会议上以十分详细的方式逐段通读了年度报告草案，审议了对报告草案的所有修订，并由于大家可以接受提议的有关事实的修改，我现在将着手正式通过修订的年度报告全文，不再逐段或逐节审议修订。

在这方面，我愿着重指出，报告草案中的所有空白之处都将由秘书处填入，如有关会议次数或通过报告的日期等处。而且，在报告通过之前提交秘书处的所有文件都将增列入有关小节之下的文件清单。

(主席)

我可否认为，载于 CD/WP.535 号文件、经 CD/WP.536 号文件修正和第 38 段口头订正的裁军谈判会议年度报告全文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秘书处将尽快将报告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以所有正式语文印发。

在请名单上尚未发言的代表发言之前，我谨以裁军谈判会议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不久任期即将届满的卓越同事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萨拉赫·德姆卜里大使、瑞士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戴维·布鲁彻大使道别。

穆罕默德—萨拉赫·德姆卜里大使于 1996 年 10 月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作为具有杰出经验的职业外交家，德姆卜里大使对我们的审议工作做出了贡献，他非同一般地同时拥有裁谈会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两方面渊博的知识，并坚持不懈地提倡就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 1999 年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他确定出旨在克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方案僵局的建议，把重点只放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即核裁军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对裁谈会后来在这个领域中所作的努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 2002 年，他会同代表各国家集团的裁谈会另外四位前任主席提交了“A-5”提案，这个提案至今在裁谈会成员国中仍然得到非常广泛支持。他在调停方面的外交技能、具有洞察力和创意的发言和议论以及他为了促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作的努力将为本理事会会议厅内的人们所铭记。

在担任瑞士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期间，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矢志不移、声望卓越，并以杰出的外交技巧代表了瑞士政府。在裁谈会讨论期间，我们受益于他的睿智和清晰的远见卓识。作为振兴裁谈会工作强有力的倡议者，费斯勒大使不懈地致力于解决裁谈会议程上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促使裁谈会承担起裁军、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方面的新挑战。我们都感谢他致力于促成共识的集体努力，以使裁谈会能够开始实质性的工作。

我谨以裁军谈判会议和我个人的名义祝愿我们卓越的同事德姆卜里大使、布鲁彻大使和费斯勒大使以及他们的眷属今后一切顺利、幸福美满。

现在请瑞士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发言。

(费斯勒先生，瑞士)

费斯勒先生(瑞士)：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并且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为打破裁谈会目前的僵局而进行不懈的杰出努力。我也要感谢你对我的赞誉话。

回顾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形势，前景不容乐观，因为冷战结束所引起的希望基本上已经破灭。不仅有历来的危险，例如存在大量核武器储存、横向与纵向扩散的危险增加或对空间军备竞赛的恐惧等，现在又增加了新的、远为阴险很多的危险，例如引起整个全球人关切的嗜血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或非国家行为者取得尖端武器的威胁。别斯兰惨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作为瑞士裁军代表将近五年的任期即将届满，在离开日内瓦之际，我相信，如果我们要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目标必须谈判实质、有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以便实现裁军和制止扩散。因为具有可预测、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性质，因此是对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并且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卓越保证。

说多边主义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不能发挥作用，那当然是错误的。我可以引述贯彻执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或关于《若干常规武器公约》第五议定书的谈判情况作为例证。的确，在日内瓦开展的这些工作是使我在专业上感到最为满意的，至少从国际裁军和安全领域的情况来说是如此。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本身的情况并非如此。多年以来，裁谈会甚至没有能够就一份工作方案取得一致意见。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对紧急核问题的审议、关于如何避免空间军备竞赛的讨论或关于安全保证的谈判，都由于一些国家相互僵持不下而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为了摆脱旧轨迹，我们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任务以及成立裁军谈判会议时的精神，尤其必须记住：商定谈判的议题或者设立工作组绝对不意味着对谈判的结果达成一致意见——裁谈会最近的历史就确认了这一点。

在实际层面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商定一个工作方案。我国认为，五大使提案是合理努力争取体现创意和寻求超越国家立场的结果。这个提案源于以往的提案，强调的是其中每一提案的汇聚点。我呼吁还没有接受这个提案的所有国家接受这项提案，或者，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对它提出修改意见。

(费斯勒先生，瑞士)

我们也应该记得，虽然“十大项”是裁谈会工作的基础，但它并不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第二，我们必须脱离过去那种教条式的做法，把重点放在可行的方面。这意味着不再延迟地着手谈判大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事项——全面而且可核查的《禁产条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搁置成员国可能希望谈判的任何其他事项——恰恰相反，因为就某一议题开始进行谈判无疑会带进另外一些议题。特别是议程，它总是会提供总体框架，每一个代表团都有可能提出它认为重要的议题。

第三，我们今年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具有的好处是鼓励了对话，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因此，我国赞成继续举行这种会议，但是必须采取更加有组织和深入的方式，目的是为裁谈会本身的工作进行更好的准备，不过绝对不是取而代之。

第四，为了真正可信，裁谈会也必须继续注意，除了传统议题以外，还有哪些所谓的新问题。为了与时俱进和保持可信，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在非正式讨论中所进行的意见交流向来很有益，应该继续下去，以期开始在裁谈会的正式场合中工作。在这一点上，请容许我提醒各位注意法国和瑞士所提关于保护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建议。再说一遍，裁谈会关于新问题的的工作无疑绝对不能取代传统议题，而务必符合安全环境，必须提供附加的价值，绝对不能导致重复工作。

我想简略地谈谈另外两个议题，即裁谈会的普遍代表性和民间社会的作用。我国一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成为普遍性机构，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裁谈会向国际社会其余部分开放，从而同决定裁谈会过去结构和印象的冷战时期划清界限，便可以赢得更多信赖。

同样，我国一贯努力确保裁谈会更加注意了解民间社会的关切事项。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目前设置在日内瓦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提供的协同作用，如同它们为日内瓦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许多机关所提供的那样，具有不小的价值。

现在不是退避或灰心的时候。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克服我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加倍努力。我们只有具体显示政治意愿，无疑正处于十字路口的裁谈会才能够回归作为裁军和不扩散方面唯一永久性多边谈判机构的根本使命。成功与失败都会成为国际社会有朝一日衡量我们的尺度。

(费斯勒先生，瑞士)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对各位的合作与友谊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我所有的同事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裁谈会秘书长和他优秀的工作团队、口译和每天维护我们工作进程的妇女和男子，包括民间社会的代表。我将永远珍视我在日内瓦活动的记忆，祝愿各位今后生活幸运、工作成功。

主席：感谢瑞士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的发言和告别词以及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智利胡安·马塔比特大使发言。

马塔比特先生(智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我们会在你的任期内、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闭会期间同你合作。

我们即将结束裁军谈判会议 2004 年届会。裁谈会连续八年今年再度无法商定一项工作方案。我们必须坦率地说，这是可悲的。智利对裁军和安全问题具有坚定的信念，两者都是以下列指导原则为基础的，即国际安全不可分割，集体安全利益比各国的要求居于更高的优先地位。我国代表在其他机构中说过，国家安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援引国家安全来破坏或影响他人的安全。

安全的常规说法指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一系列的威胁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开始出现，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和具体地对个人造成影响的情形下，要适当而且迅速地对这一系列的威胁作出反应，则这种安全概念就是不够的、薄弱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个人的安全”这一创新提法，智利对这个提法完全赞同。

在国际安全领域，我国实行始终如一的政策，支持和促进建立规则和制度，帮助预防和以集体的方式处理同时影响区域和全球安全的问题，并且参加为了维持和平而拟议的多边倡议。

在受到各种危机影响的世界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急剧减少，区域间的冲突以和平和有效的手段得到解决，使得我们这个区域成为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地区。在这一点上，我想指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就是我们全面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以及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于 1991 年签署关于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门多萨承诺》，同时也不影响为了

(马塔比特先生，智利)

建立信任和考虑到合作、一体化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巩固各国社会而拟定的许多双边、分区域和区域协定。

正因为如此，我们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为条约的核查工作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起监测基地。我们也批准了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在这方面，智利早在规定期限以前就着手彻底销毁贮存。我们还于今年开始在雷区扫雷。同时，智利也是《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我们赞成拟定一项附加议定书，加强并确保核查对《生物武器公约》所规定义务的遵守情况。

我们坚决支持所有关于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的文书，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文书。我们特别重视禁止一切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文书。我们持续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加强和确保上述文书的遵守情况，并且优先重视多边谈判所赋予的合法性。

我们认识到，现有的多边论坛并不是各国用以就国际安全面临的具体威胁寻求法律解决办法的唯一有效机制。因此，我国强烈支持由智利主持的《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众所周知，这是在政治上具有约束力的文书，是由一个成员众多、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国家集体谈判形成并实施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115 个签署国。我想借这个机会吁请尚未签署的国家签署《海牙行为守则》。

主席先生，我要再度遗憾地指出，尽管历届主席做出重大努力，展现了创造力——对此，我们要通过你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整整八年了，裁军谈判会议还是无法突破僵局。我们确信，由于长时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损害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名誉，使人们对裁谈会的前途提出一些合理的疑问。为此，智利已经支持、并将继续坚决支持为了制定工作方案而提出的、能够得到裁谈会所有成员支持的积极建议。我国参加五大使倡议框架的做法当然符合这个精神。我相信，这项建议能够作为克服裁谈会僵局的基础，从而向全世界表明日内瓦裁军界正在对和平和国际安全做出实质性的切实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裁谈会大多数代表团已经表示愿意在五大使倡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八年来，裁谈会从来不曾这么接近于达成协商一致，而这种一致将使裁谈会能够重新启动。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参加了关于这项建议的共识。有些代表团已经表示，工作方案的各项内容不应该互相挂钩。这或许是我们在这方面所

(马塔比特先生，智利)

听到的唯一使他们不参加关于五大使倡议修订案文共识的提法。其中有些国家代表团已经表示，如果在这八年内，裁军谈判会议分开处理这些议题，我们也许已经就不止一项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认为他们说的没错。但是，我国代表团想要知道，在哪个议程项目上能够为了个别处理而单独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有这样一项议题存在，我国愿意给予支持。既然情况看来不是这样，因为不同的国家提出了不同的优先事项，那么只有就诸如五大使倡议达成的综合协议才有可能补救这种状况。

核准一份工作方案意味着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凡是我们都同意的项目都必须得到处理。换句话说。我们不想让任何国家感到无法参加诸如国际裁军这种具有高尚宗旨的工作。但是，时代是会变的，所以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态度。要的就是能核可一项裁谈会所有成员都真正决心为之努力的工作方案。

我国代表团对于裁谈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感到沮丧，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代表团也不例外。因此，作为负责裁军问题的代表，我们不仅仅在本国社会和多边论坛眼中是失败者，因为已有一种看法认为，裁谈会曾是重要机构，如今已不再重要了。我们不仅仅使得媒体和民间社会其他组成部分有可能提出报告揭示裁军谈判会议实际状况，进而批评裁谈会在当今世界有许多其它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误用了人力和财力资源。不，不仅只这样而已：最重要、最严重的是，我们的麻痹助长了当今世界的不安全。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一方面希望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却又不愿意处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问题。

当初提出五大使倡议的国家，同参加提案的国家一样，有它们自己的优先事项，已经愿意作出让步，以便能拟出兼顾其他国家利益的工作方案。认识到没有出面表示赞成或至少说他们能够“予以容忍”的国家极少，我们这些其他代表团极为担心，出于这个原因，裁军谈判会议仍将处于麻木状态，不能发出积极的信号，帮助世人探讨裁军问题。

我开始从事外交职业时，同当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中各种其他无核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强烈地认为，在世界上促进和实现真正的裁军至关重要、非常必要。这是以两个要点为依据的：首先，因为我们注意到、在世界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形下仍然注意到，甚至今天在裁谈会上我们仍然这样指出：用核武库不可能实现国际安全与国际和平。更为严重的是，对安全与国际和平的真正威胁在于许多发展

(马塔比特先生，智利)

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资源，无法解决它们必须解决的真正问题，例如贫困、饥饿和疾病，这些是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真正威胁。

最后，我想具体地说明几点。第一，我们再次吁请尚未表态支持五大使倡议的代表团表明这种支持。第二，如果他们难以接受它作为工作方案的基础，就请他们提出修正，以便能够解决困难，从而达成必要的共识。第三，一旦 A-5 提案在经过修正以后获得接受，应达成一项理解：方案内容可能要逐项依次执行而不是同时执行。我国代表团愿意表现出尽可能最大的灵活性，讨论切实处理每一议题的顺序。此外，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许多小型代表团来说，要想就裁军问题同时进行两个或者更多系列的讨论或谈判，非常困难。第四，作为上述逐步处理的对应措施，为了避免在确定顺序上遇到困难，应实行一项原则，即，从完全没有议定入手，直至就每项达成一致。第五，如果我所说的这些话仍然不能使阻碍共识的极少数代表团同意以五大使倡议作为商定工作方案的基础，就请他们提出获得所有代表团支持的切合实际的可行建议，以便裁军谈判会议重新启动。

坦率地说，我们这些大使和外交代表，包括今天早上道别过的人，都是具有相当的专门知识的人，在裁谈会内体现专门水平的秘书处的支持下，不可能继续无所作为，不可能仍然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无法代表我们的国家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主席先生，从现在起到 2005 年这段闭会期间，先后由你和经验丰富的继任人主持裁军谈判会议，将给予我呼吁所指的代表团和裁谈会所有成员必要的时间，与各自政府进行磋商，或者在日内瓦进行磋商，我国代表团准备随时候教。

主席：感谢智利胡安·马塔比特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德姆卜里大使发言。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刚刚从我的上级获悉，我今年参加外交官轮调，再过几个星期，我将接任一个新的外交职务。也许他们颇具幽默感：他们一定意识到，与我一起提出五大使建议的另外四位同事都已经离任，我成为“最后的莫希干人”就不合适了。这是我今天向各位道别的原因。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记得我到日内瓦以后，裁军谈判会议每届会议议事过程的时间节奏分为两个激烈的沸腾期，就是议事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有就是今天这样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两个时候要体现出一种义务，即，把丰富的辩论内容综合起来、将完成任务的满足感带到目的地。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仅需要在这里对提出讨论的议题做出评价和表示立场，并且需要帮助形成一种总合的结果，这种结果如能真诚和充分地加以落实，必定能够提高我们对裁军挑战的共同理解，从而实现——因为所谓结果就是要实现的——一种彼此同意的、因而是有力的、坚决的办法，因为它的结果必定这样。

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总是向我们提出紧密交织的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其中列入哪些实质性问题？按什么优先顺序开始谈判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安排？正因为如此，在这个议题上不同方面表明的立场和提出的论点，即便所指的是某种选择性的办法或采取某种综合全面办法的绝对必要性，也不能是相互抵触的，因为事实上这些立场和论点都是要见证联合国大会于 1978 年确定的著名《十大项》这一渊源之约的活力，而无可否认的是，核裁军在其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当前的辩论情况显示，我们对取得的某些成就不满意，认为虽然值得赞扬，却还是不成体系、零散，因为它们没有完全彻底地考虑到世界上所有人类社会对于和平与安全的热望。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和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仍然是双边协定，没有能够解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即使时至今日，《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也还是这样，它虽然在 1995 年 5 月无限期延长，但却在开始适用以后却显示出《全面禁试条约》所造成的失望与挫折，因为根据我们在日内瓦所作的评估，它本身没有纳入核裁军的内容。而且，如果说它仍然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必须在其中看到国际法院 1996 年 7 月 8 日咨询意见中所反映出的，我们这些国家对集体和多边裁军工作寄托的信念和希望，而该咨询意见提醒我们各国有义务就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的全面核裁军进行真诚的谈判，使谈判取得成果。

这些就是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承担的义务，并在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尤其是我们同意，如果我们要保持言行一致就必须遵守的十三项实际步骤。所以，一味强调核武器扩散问题而不是联系全面裁军的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方针予以解决，就相当于改变辩论内容，并且相当于假定这种毁灭性武器的拥有虽是不合法的，而它们的存在却是合法的。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联合国大会多年来通过一系列决定，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并且也连带地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所属的二十一国集团在日内瓦一再呼吁设立特设委员会，开始谈判分阶段的核裁军方案，其目的是在商定和共同拟定时间表的基础上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这一点仍然是合理的要求，因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世界秩序更加不稳定、更加不确定、更加脆弱。

《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废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储存的空前增加、新武器的开发、《不扩散条约》权威的削弱以及扩散的威胁、国际事务管理中多边主义的销蚀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出现了新的核武器国家，这些都表明了上述情况。我们也看见军事开支和外空军备竞赛陡增。更加严重的是，新的核态势、新的威慑理论、先发制人式战争的概念等都增添了紧张因素，其中当然包括新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

如果说我根据我们共同和集体的历程回顾上述突出的事件，那是因为，我认为，根据裁谈会的辩论推导出现了三个考虑因素。第一，裁谈会中没有任何成员国否认核裁军是我们当前的共同目标，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都宣称核裁军是优先事项。第二，裁谈会也没有一个成员国宣称反对实现该目标。第三，我们因此在裁谈会中注意到，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着手的办法，而绝对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维护全面办法是适当的，这种办法对于我们来说好处在于比较合理，因为它避免了零散概念；比较审慎，因为有可能逐步形成一切谈判所需的平衡；比较公平，因为不会排斥任何成员国——正相反，它排除了短期解决办法和狭隘的盘算，在多边论坛中使所有利害关系方共同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协同体。

基本上述理由，裁军谈判会议一点也不应该害怕采取全面办法，在核裁军内建造一种工具，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向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拟定一项公约，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通过一项条约，消除核武器；最后则是制定一项公约，禁止为军事用途生产裂变材料，当然也不忘核查和控制现有储存。通过这个步骤，裁谈会作为唯一的集体谈判论坛，本着对多边行动的优点的坚强信念，将会采纳、满足和显示所有各方的要求和需要：因此，作为一项核裁军措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施，裂变材料的停产将恢复到它自然的框架中，在限制和减少核储存方面的成就将被纳入多边进程，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担心将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立国际信任制度中列为一个考虑因素。

这样，裁谈会中的协商一致概念可以得到澄清。在将来，协商一致将与均衡的优越性相连，仍将是理顺最复杂局势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成为一种言论检控手段、成为对集体行动的有害否决手段。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回应它所收到的许多信号，以便深入解决核裁军问题，接着发出国际社会和广大民间社会期望裁谈会回应的信号，我们刚刚从尊敬的瑞士同事克里蒂昂·费斯勒大使那里听到，民间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指导我们的工作。

因此，有必要强有力地鼓励裁谈会内外赋予核裁军的动力。对我们大家最为有害的做法是破坏这个势头，把裁谈会的工作引到关于其他新问题或额外问题的其他谈判事项，因为无论后者如何合理和有必要，都不能使优先顺序颠倒过来或降低等级。这些都必需有效，而这又必须在职能和有机联系的层次上表示出来。首先，在职能上，设立一个负责谈判核裁军的特设委员会，仍然是最果敢、最合理的办法，并且设立另一个特设委员会，负责谈判裂变材料禁产公约。接着，在有机联系层次上，把大家对我们都认定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努力和期望汇聚起来，会给予我们的谈判更大的合法性，并且势必加强所有国家对不扩散与核裁军的承诺。

必须承认，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同意或者拒绝在裁谈会中谈判某一个特定项目。问题在于优先顺序。我们可以承认，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谈判的任何项目本身都是紧迫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这些紧迫问题之中有个优先顺序，在这里，我指的是尊敬的智利同事胡安·马塔比特刚才所说的话。认识到这种优先顺序，会有助于可行的方式把我们必须共同拟订的工作方案组织起来。请大家铭记，这个优先顺序无论从概念还是谈判上看，都把核裁军放在裁军谈判会议关切事项的中心位置。因为虽然当前国际社会有法律文书可以永远禁止制造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但核裁军的情况就不能这样说了。因此，任何无核武器国家或放弃核武器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是这样的国家——都享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可以选择和积极争取无核武器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凡是核国家或核武器国家都有道义责任和政治义务实行裁军和促使彻底消除核武器。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拥有核武器并非在法律或政治上被确认为具有无限的权利。废除核武器是源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法律义务。从政治上来说，也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当前世界上，核武器不应该起到权力一部分的作用。消除核武器是基于可以理解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而普遍要求安全的必然结果，也符合核国家或核武器国家利益，因为后者对于彼此之间意外爆发的核冲突没有免疫功能。这是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事实。此外，民间社会必须有发言的权利，必须形成强大而且坚决的全球舆论，因为所涉及的不是某些国家的事务，而是人类的未来。的确，美苏过去曾经在《裁武条约》或《反弹道导弹条约》之下裁减过核武器，有些地方建立了无核武器区，前苏联的一些国家放弃了它们的核地位，禁核试条约也已经最终拟定。因此，核国家必须明确地承诺核裁军，必须根据具体的时间表，同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核裁军，这份时间表必须由核国家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拟定。

核裁军领域的多边努力必然有用。冷战结束后所引起的、对于没有原子武器的集体安全的期望已经破灭，因为有些人缺乏政治意志，他们仍然错误地相信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令人遗憾地继续蕴酿宣扬核武器的军事学说——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先发制人的方针。核国家之间裁减储存的双边谈判中止、外空的民用和军用界线模糊，这些都十分令人关切。所以，我国将继续要求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尽快成立负责谈判这个议题的委员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五大使倡议目前在裁谈会中得到十分广泛的支持，在朝向能量最广泛的结合方面标志着重大进展，同时蕴藏着裁军谈判会议的生机。

我国代表团所指的上述一切挑战和一切未决问题都要求我们做出集体反应，应该采取的具体形式是裁军谈判会议的重新启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尽快根据适当的任务规定制订一份平衡的工作方案。这种耐心的求索凝聚为由五位大使提出的这份集团间新颖建议的诞生，为裁军谈判会议描绘了协商一致的视角和创造性工作。因此，请允许我欢迎和赞扬已经离任的一些同事所做的重大贡献，他们是比利时的让·林特、智利的让·维加、瑞典的亨里克·萨兰德和哥伦比亚的卡米洛·雷耶斯。这项建议(CD/1693/Rev.1)的作者经过审查提出了方案，要让裁军谈判会议具有一份包罗所有议程项目的工作方案。它代表一种全面、平衡的方针，而且如同许多发言者在这儿指出的，可以对它提出任何修正。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为了回应所有这些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显示出对话和开放精神。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朝着核裁军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已经放弃为军事用的使用原子并且选择发展民用与和平用途的人才相信自己没有做错选择，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必须等待改变军事政策和理论才重新启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大框架的一部分，大框架就是第三个千年开始时集体安全的定义，以及更加往后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并且把它交给后代的世界的定义。这些问题只能在多边主义的范畴内处理，只有它才能够在考虑到各方所关切的事项之后做出全面和综合的反应，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裁谈会—裁军谈判会议—的范畴内反对一切离心力量。

在日内瓦生活了八年，我十分感激裁军谈判会议中把成员国凝结在一起的深情厚谊。在这一论坛内十分突出的长期工作中，会想起许多过去和在座的同事、旅伴和忘我工作的伙伴，由于集体工作的需要，承担了提供旅途所需粮草的责任。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要从许多杰出人物中做出选择是很难办的。但是，请允许我例外地提到其中两位：墨西哥安东尼奥·德伊卡萨大使和德国福尔克·海因斯贝格大使。安东尼奥·德伊卡萨大使在我到达时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在对礼节性拜会他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赞扬创造性的对话，他出身外交世家——我们记得他父亲对大阿拉伯文明知识的贡献，这种贡献目前通过四行诗的选择获得尊敬——因为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位费尔南多·阿塞斯·德伊卡萨——现在可以在格拉纳达的阿尔布拉山形墙上看到他的作品。我将试着摘引一下：“Dale limosna, mujer, que no hay en la vida nada como la pena de ser ciego en Grandada”（“给他赈济，女人，因为生命中的不幸莫过于在格拉纳达失明”）。这些赞扬对话的语词，对于愿意倾听的崇敬，我看见它们映照在安东尼奥·德伊卡萨的身上，在德伊卡萨大使，父亲的好儿子身上。

当五大使的建议提出的时候，福尔克·海因斯贝格大使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他在一次非正式午餐期间显然鼓励进行这项争取综合的探索以及在不同集团之间进行这项对话的探索。这个事实可能不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今天我想赞扬他，并且以德文摘述歌德的诗，他说：“Ich habe mein Hause auf Nichts gestellt,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deshab gehört mir die ganze Welt”（“我现在不信任任何事物了；我一声令下，世人鞠躬”）。

当然，我提起这两个男子，但是，我自然不想显得大男子气，我也想赞扬我来裁谈会的时候已经在任的一位很伟大的女大使，法国大使若埃尔·布格瓦女士，她当时已经有我们杰出的同事弗朗索瓦·里瓦索协助。布格瓦妇女在日内瓦维护法国的立场，当时正值我们大家认为是灾难事件的穆鲁罗阿试验期间，显然，她这么做是怀着信念和诚意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我记得这一承诺，并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够使法国加入到目前支持 A-5 建议的国家里面。

想起我很快就要离开有辩论圣地之称的裁谈会令我心思不安。我很感激我的这些愿意倾听的同事们。我赞赏深刻、富有创造力的意见交流、信息和含意丰富的素质，感谢每一个人的参与。我要向整个秘书处队伍表示最由衷的谢意，这是由我们的同事罗曼——莫雷先生带领的一支敬业队伍。我也要感谢他所有同事的协助，尤其是扎列斯基先生——我希望他原谅我直呼其名。感谢整个笔译和口译专业队伍，他们使得我们独白的巴别塔可以让人看得懂、听得懂。最后，还要感谢主席先生，你卓越地凭借自己的外交谈判意识和灵巧的感觉最后为我们 2004 年的报告定稿，还请把我的友谊转达给经常向我们提供咨询意见和支持的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先生。

祝福大家，再见，感谢你们！

主席：感谢阿尔及利亚德姆卜里大使的发言和告别词以及他对主席的赞誉。现在我请德国萨拜因·托夫曼女士发言。

托夫曼女士(德国)：当然，在德姆卜里大使发言以后发言总是很难，而且是一项巨大挑战，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我想首先就北奥塞蒂亚别斯兰惨案表示深切的悼念。我对数百名受难者、无辜儿童和他们绝望的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

主席先生，请容许我对你在担任主席期间深入细致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肯尼亚阿米纳·穆罕默德大使、马来西亚拉杰马·侯赛因大使、墨西哥巴勃罗·马塞多大使、蒙古哈斯巴扎连·贝克巴特大使和摩洛哥奥马

(托夫曼女士，德国)

尔·希莱勒大使，他们在 2004 年裁谈会届会期间为促进工作方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行动纲领规定，我们的任务是，“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实现”。

我们是否要质疑把综合裁军方案定义为促进和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措施继续有其现实相关性？我们是否打算使自己“过时”呢？

德国欢迎以非正式全体会议作为手段，针对顾及不同优先事项和关切问题的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是，这种方式本身不是目的。我们不应该为开非正式全体会议而开非正式全体会议。不能把它作为借口，取代针对工作方案和设立适当工作机构问题达成妥协。

在这种情景下，德国希望重申支持 2003 年 9 月 5 日印发的 CD/1693/Rev.1 号文件所载 A-5 建议，把它作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方案。A-5 建议的订正案文——即加拿大提议的“精简案文”——兼顾到裁谈会成员的不同立场、关切事项和优先顺序，这曾经在若干场合说明过，并在关于裁谈会议程的正式和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再次说明过。德国赞赏地注意到，虽然提出的建议不完全符合本国优先事项，但有些代表团仍然愿意以 A-5 建议或其修正案作为基础，就裁谈会工作方案达成共识。这种态度看来是打破裁谈会僵局的唯一可行途径，并且是开展实质性工作的决定性步骤。以条件性的“挂钩”乃至“劫持人质”方式妨碍就工作方案达成必要的共识，这不是开放的态度，不是着眼于达成兼顾他方关切事项和立场的可行妥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我们已经有了商定的职权范围。那么，为什么迟迟不肯成立特设委员会呢？这是否证实反对设立这样一个工作机构的人缺乏诚信吗？

我们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完成了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审查。我国政府将透彻研讨美国向我们介绍的结果。但是，请允许我在现阶段提出下列评论意见。德国认为，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是多边核裁军与不扩散进程中合理的下一步。我们没有处理裂变材料的连贯方针。鉴于与这些材料相关的扩散危险严重，就更加令人感到可悲可叹。在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核裁军方面继续取得实质性进步是不可或缺的。德国认为，这些谈判应该以裁谈会于 1995

(托夫曼女士, 德国)

年 3 月通过并载于 A-5 建议订正案文中的《香农授权》现有案文为基础, 而后者要求缔结不歧视、多边和可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在成功结束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以后,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应该是国际不扩散和裁军议程上的下一步, 目前仍需根据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的要求等候其尽早正式生效。

有争议的事项不应该阻止我们进入谈判阶段。《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是增进信任的一项新的实质性裁军措施, 是有效多边主义的证据和当前国际安全系统的基石, 因为它可以决定性地改善对核材料的控制, 从而在向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情况下加强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及时着手进行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 可以向 200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传递正确的信息。

在已经改变的安全环境中, 裁谈会对于迎接新挑战的另外一项有益的贡献是重新研讨 A-5 建议中也提及的放射性武器问题。长久以来, 放射性武器被视为次要问题, 因为没有国家生产任何此类武器,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所涉及的定义、范围和可核查性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 在这一点上, 请允许我提到, 去年裁谈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读的联合国秘书长讲话, 其中称赞说, 在裁谈会中进行的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非正式辩论反映了讨论更加重视 911 事件以后的安全关切事项。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惨案证明了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准备使用一切手段实行凶恶的攻击。使用放射性武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危险不容忽视。由于这种情况, 预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我们不能等待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收集或甚至已经使用了这些武器才做出回应。

使恐怖主义分子无法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有效国际战略必须建立在多边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措施的结构之上, 因为这已经不再只是国家责任问题, 而是关系到基本国际利益的问题。采取全球性的办法是处理这种问题的唯一途径,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关于无核武器区的现有条约已经禁止从世界上不同地区取得核武器。这是值得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在形势紧张地区更为如此, 必须以有效的国际安排加以补充。必须向无核国家保证不会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单边安全保障和所谓的“积极安全保障”是重要的第一步。在欧洲理事会于 2003 年 12 月通过的欧洲联盟禁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战略中, 德国及其伙伴们确认“积极和消极的

(托夫曼女士，德国)

安全保证……能够同时作为对不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鼓励和威慑”。因此，德国赞成按照 A-5 订正建议所载，在裁谈会中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此外，德国认为，按照 A-5 订正建议所载办法成立特设委员会来处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极为重要。军备控制和裁军本身不是目的；它们是增进安全的手段。我们需要为外空的合法民用和军用拟定纲要规章，以避免外空成为不安全的领域，对世界安全造成无法估计的影响。为此目的，德国欢迎做出各种努力，确定和审查特定专题或建议，其中可能包括建立信任或透明措施、一般原则、条约承诺和拟定能够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制度，包括谈判一项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可能性。可以把俄罗斯和中国提交的建议作为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所有这些问题在全球和区域两级同时构成必要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因而是重要的军备控制形式。这些问题既不是新问题，也不是旧问题，而是国际议程上不可或缺的问题，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已经改变了的国际环境看来，尤其如此。事实上，有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排在国际议程上，现在也还在议程上，这就证明了这些问题多么迫切需要处理，同时也证明了这项工作多么重要、多么切合实际。

主席先生，我想鼓励你和继任主席荷兰克里斯·桑德斯大使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磋商，以便在2005年届会中使我们更加接近取得共同立场，从而恢复实质性工作。我也强烈呼吁各位代表再接再厉，使裁军谈判会议恢复实质性工作，以便履行赋予我们的任务规定。

主席：感谢萨拜因·托夫曼女士的发言和她对主席的赞誉。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雅姬·桑德斯大使发言。

桑德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首先，请让我代表美国也对俄罗斯联邦人民表示哀悼和支持。

美国在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了关于谈判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和禁止出售或出口持续性地雷的重要建议，目的是要在裁军谈判会议认真进行真正的实质性工作。我们采取了额外步骤，从华盛顿带来一个专家小组，就《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核查中固有的问题通报情况。我们对这些通报的热烈反响十分满意，这种情况显示，各

(桑德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代表团急切想要认真进行关于《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谈判。美国认为，《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和持续性地雷是最有希望在裁谈会取得具体行动的两个事项。这些条约的顺利缔结能够在全世界解救许多人的生命。

有些代表团认为，就上述提案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各位得知我们同意并且欢迎各国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时不会感到惊奇。我们打算在闭会期间继续就《裂变材料停产条约》和地雷同一些代表团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裁谈会明年能够本着适当的精神开始工作，即坚决抛弃对各项工作提案的分歧，并且下决心开展裁军谈判会议的实质性工作。这项工作早就应该进行了。

我们期望下个月在第一委员会与各位合作。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雅姬·桑德斯大使的发言。现在请意大利卡洛·特雷扎大使发言。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既然我在发言，首先，我愿同其他发言者一样对斯科特尼科夫大使定义为“别斯兰市滔天罪行”的发生表示震惊，并请他向本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深切的哀悼与同情。

主席先生，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对你为确保裁谈会取得进展而不懈努力表示敬意和极大的感谢，并对成功地完成报告的编写工作表示祝贺。请你相信，我们在闭会期间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并期待着与你和你的继任者克里斯·桑德斯大使进行磋商。

我这次发言颇感犹豫，因为前几位发言者都说得如此雄辨感人，尤其是德姆卜里大使和费斯勒大使的告别发言。请允许我说，我赞赏他们发言的高度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

我这次基本上只是宣布一个事项。我想是一个月前，裁谈会成员国或观察国代表同事收到我的一封信，邀请大家 9 月 28 日在本会议室参加一个研讨会，我当时在信中宣布，我会散发该次会议安排表，我想现在正在散发这份安排表。

这次研讨会讨论合作减少威胁问题，这种合作中，八国集团全球合作是最为重要的表现，但不是唯一的表现。我 1 月 20 日在这里向裁谈会发言时阐明过这个问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

题。我想我要在这次研讨会上讨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与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相关，因为这些都是旨在消除武器特别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案。去年 5 月，我还在纽约向《不扩散条约》筹备会议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里提到的方案与《不扩散条约》进程尤其相关，是对该《条约》某些具体条款的回应。

因此，现在我借此机会邀请大家——代表团、所有合作者以及公众代表——都来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向裁谈会秘书处对我们组织这次活动给予的宝贵帮助表示感谢。

主席：感谢意大利卡洛·特雷扎大使盛情邀请我们参加研讨会和对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现在请法国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当然赞同你对三位大使令人遗憾地即将离开我们所表示的谢意、祝贺和良好祝愿。

我非常简短地重新谈一谈我的同事和朋友里斯蒂昂·费斯勒大使提出的一点。同他一样，我谨通知裁谈会成员，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确认，继去年就内部安全与主要基础设施的保护问题举办研讨会之后，将于 10 月就同一专题再次举办研讨会。我知道裁谈会各代表团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不久会收到邀请。我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加深我们对这一专题所涉及的攸关事项以及国际社会可以做出何等回应的共同理解。因纽约第一委员会工作而无法参加的人，可在一委工作结束后参加我刚才提到的法国和瑞士代表团以及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计划组织的研讨会成果回顾讨论会。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感谢你的同时也祝贺你迄今指导裁谈会工作的睿智。

主席：感谢法国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的友好邀请和对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到此为止。现在还有没有代表团希望发言？似乎没有。

今天是 2004 年会议的最后一天，因此我想作一下总结发言。

裁军谈判会议 2004 年届会今天结束。

尽管我们竭尽全力，还是未能通过一项工作方案，以便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和其它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开始进行谈判。

(主席)

但是，今年的届会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肯尼亚阿米纳·穆罕默德大使的主持下，裁谈会通过了增强民间社会参与裁谈会工作的决定；并且在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和缅甸担任主席期间，就议程上的问题和与裁谈会的议程有关的新问题和其他问题举行了非正式全体会议。这些有组织的非正式全体会议是本届会新的事态发展。

今年届会期间，一共举行了 12 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13 日到 6 月 24 日，就裁谈会议程上的实质性项目举行了几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8 月 5 日，就“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有关的新问题和其他问题”举行了一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8 月 10 和 12 日，就“工作方案的方法”举行了两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8 月 24 日，就“如何推动在实质性问题/工作方案上取得进展”举行了一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8 月 31 日，就“非正式全体会议的评价和总结”举行了一次安排有序的非正式全体会议。

我们的优先工作事项是商定工作方案或成立特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我将继续就可能采纳的工作方案和其它问题进行磋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将同已经卸任的主席和即将接任的主席密切合作，并且同各代表团磋商。

我认为裁谈会成员国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那就是应该不遗余力地克服裁谈会目前的僵局，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为此目的，我再度呼吁所有成员国和所有代表团展现最大的灵活性。我们都深切地了解，重要的政治决定是在各国首都做出的。但是，人们需要有适当的展望和客观的观点，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请允许我用一个民间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从前，有两个武士在广阔的地域里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两位骑士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两条道路的交叉口有一根高大的柱子，柱子上悬挂着一面大镜子。破晓时分，镜子反射着阳光，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从右边道路过来的骑士说，他看见镜子映着金光。而来自左边道路的骑士则说，他看见镜子映着银光。

两位骑士就镜子反映的是金光还是银光的问题争吵并打斗起来，两败俱伤，筋疲力尽。不久，来自右边道路的那位骑士从地上爬起来，从交叉口左边仔细观察镜子。他意识到另一位骑士所说从左边看见镜子映着银光是正确的。另一位骑士

(主席)

也从右边观察镜子良久，他了解到自己错了。从右边看，镜子映着金光。结果，两位骑士和解了，成了好朋友。

我们也应该这样，应该考虑到其他当事方的立场，采取客观的观点。我们这样做或许能够推动找到共同立场的进程，就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另外，还有一个不应该忽略的因素，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常驻代表和代表团。有关代表们的积极思考、外交技能、丰富经验、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专门知识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尽管某一特定国家的政策基本上可能保持不变，但该国代表可能由于这个因素而比较积极活跃，也可能不那么活跃。人的因素非常重要。我诚恳地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联合国范围内的最佳论坛，它拥有代表多边外交最优良传统的最佳人才。我期望各位做出宝贵的贡献，提出新构想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我要再度对所有代表团的支持与合作以及他们的重要贡献表示深挚的谢意。我也希望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表达深深的谢忱，感谢他的宝贵支持，他不仅向我们提供会议设施和服务，也协助我们磋商实质性问题。我也要最诚挚地感谢副秘书长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耶日·扎列斯基先生和秘书处的其他成员。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就不可能完成这些艰难的任务，包括报告的编写工作。我也要感谢口译员长时间地为这段期间举行的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要通知裁谈会，按照议事规则第9条的规定，下列成员国代表将在2005年担任裁谈会主席：荷兰，2005年1月1日至2月20日；新西兰，2月21日至3月20日；尼日利亚，3月21日至6月12日；挪威，6月13日至7月10日；巴基斯坦，7月11日至8月28日；秘鲁，8月29日至12月31日。

今天的工作结束，裁军谈判会议2004年届会到此结束。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时散会

-- -- -- -- --